聲明

胡竹溪畫館（古趣劇美人）**掛屏每堂銅元二十七枚　白描者十七枚　向送報人**索取可也

著色墨戲小橫

鄙人前畫之八丑條屏經陽曼青先生付諸石印多蒙購主歡迎現已售完買者仍是不少因此鄙人又畫八丑小橫一張印成着色效前八丑尤其精細得神每張售銅元十枚

售賣處仍在永興寺

李菊儕啓

演說

●說衛生●

（來稿）

韓學海

自外人衛生之說　輸入中國　我國人無貴無賤　無賢無愚　皆知衛生　奚煩鄙人之贅述　然鄙人之所言衛生　與人略有區別　如今之所謂衛生者　曰衛巷不準堆穢土也　倒髒水也　厕外不準便溺也　庭除掃除潔淨　衣服洴滌殷勤也　人以是爲衛生　鄙人亦不敢以是爲非衛生　然究其處實　權其輕重以論之　此皆衛生之末節　而非衛生之本根　皆衛生之假象　而非衛生之眞魂也　夫天下之最有害於衛生者　孰有過於利之一字乎　下而細民　上而官府　其不蹈而蹈之者鮮矣　如王劉因貪利而槍斃　其禍亦云慘矣　然只害一人之生耳　而受其損失者　或因而飢寒　或因而致命　則害早延及衆人之生矣　又如孫黃寄身海外　罪犯不赦　其害可謂至矣　然只害一人一家之生耳　而南北攻擊　殺人盈野　則害已及於全國之生矣　此猶顯焉者耳　至如蠅營狗苟　患得患失　以忠入者以奸出　以孝入者以忤逆出　以廉入者以貪出　以潔入者以污出　雖具人面　實爲獸心　孔子曰　罔之生也幸而免　豈不可畏也　孟子比之乞人　从日人人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其妻妾不羞也　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謂非以利害其心　遂至天良滅　倫理亡　形色雖在　直一能言之禽獸而已　利之有防於衛生有如此者　又孰有過於色之一字乎　貪淫無度　晝夜不倦　思憶摹想　精神肅耗　血枯精竭　身以夭亡　古人比之鴆毒　良有以也　自夫人之貪色不厭　故妻之外又娶妻　妾之外又納妾　猶之衆斧伐一木　不畏其不倒　數劍擊一人　不畏其不亡　甚有年近古稀　猶廣羅佳麗　豈知涸轍不能活魚　餓犬難防窃食　由是或子姪通父叔之姬妾　僕役盜主上之妖嬌　嫌疑叢集　變生頃刻　因姦烙殺　禍起蕭墻　身亡名裂　皆色之一字妝之也　又如眼花宿柳　挾妓遊娼　爲貪脂粉之歡　遂染楊梅之毒　或直接傳及妻妾　或間接傳及子孫　或由此妓而傳彼妓　而妓又傳人　人復傳妓　故裂肝腐腸者不絕於耳　項崩鼻陷者時傳於目　噫　樽前翠袖　奚啻砒霜　羅帳紅顏　無非匕首　乃蝶方亡於花下　驚又投於柳間　以可敬可尊之價値　爲至污至玷之行　令聞令穿之名譽　作如蜂如蝶之爲　以致名列儒林者　爲鄉黨所不齒　身發仕版者　爲廊廟所不容　則色之一字　非獨可以傷身之生　直合心之生而全行斲喪矣　魚之有害於衛生者又如此　又孰有大於鴉片之一物乎　其煙火之毒　直接入口　穿肺注胃　爛心灼肝　先於四肢　溢於膚表　上下周身　無所不至　其毒之中人　能使人心甘意悅　至死不悟　即悟亦不能刦掉　如膠漆之沾鳥雀　如蛛絲之網蚊蠅　死而後已　莫能脫也　幸自清季以來　戒煙之令　雷厲風行　民國而後　再接再礪　於是士農工商　咸迫於禁令之嚴　復困於囊內之空　不約而同　早行戒絕　乃外商仍運於海滏　私土充斥於街巷者何也　鄙人一再調查　乃知令之吸烟者　不在貧賤之輩　而在富貴之家　一不在不講衛生之徒　而在專講衛生之士　夫明知鴉片之害　而故吸之　津枯液竭　自速其

亡 此直接有碍於衛生也 明知戒烟之令嚴 而故犯之 一經發覺 去官罷職 一家痛哭 此間接有碍於衛生也 吸烟既在富貴之人 其權勢既足以壓人 其院落又廣而且深 彼區區之巡警 又安敢過問哉 即在執法者 亦只如陳仲子之耳無聞目無見而已 第根株未淨 滋蔓難圖 保毋如原上之草 春風吹又生矣 則碍於後人之衛生者 豈淺鮮哉 鴉片之有碍於衛生又如此 中國有此三大害 或有其一 或有其二 或三者兼而有之 種可強乎哉 弱而已矣 國事興乎哉 亡而已矣 若今之言衛生者 吾知之矣 見厠外便溺者 曰是有碍於衛生也 言未已 而敲詐繼之 傾驅隨之 雖槍斃於後不知也 見一穢土也 曰是有得於衛生也 言未竟 匆匆而去 則往八大胡同 宿於娼寮矣 雖梅毒之敗肝腐腸不顧也 見一髒水也 曰是有碍於衛生也 言方畢 入於寢室 噴雲吐霧 唧唧有聲 雖焦骨灼筋不計也 吾故曰 今之講衛生 皆衛生之末節也 而非衛生之根本也 皆衛生之假象 而非衛生之眞魂也 誠如孟子所謂 不能三年之喪 而緦小功之察 放飯流歠 而問齒決 其不知務也 亦甚矣

本館要電

日人已備修築魯路◉據匯文報云 日政府擬以二百萬之日洋 修理山東鐵路

▲土兵進迫蘇彝士河 昨日政界得歐洲消息 土耳其兵隊三面進迫蘇彝士河 最近離河四十五基羅邁 當戰少利 英備嚴河道 當無碍 惟有暫停出入之說

國事要聞

日人國際上挑撥手段◉日人之種種無理要求 已見本報 乃一方面對於我國 則任意要脅 一方面對其在歐之同盟國 則巧為離間 最近英倫報紙載云 日本近日通告歐洲三協約國（英法俄）政府 謂中國已與德國秘密訂約 聘請德人教練中國陸軍 中國政府否認此說 並令中國駐外各公使通告英法俄政府 聲明此說之全無根據云云 自歐戰發生 我國為嚴守中立 故對於各交戰國不偏不倚 已為世界所共信 日人因對我國有非常之要求 懼他國之責言 乃造作不經之浮言 以相汚衊 逞其挑撥之手段 藉以肆其離間之陰謀 冀列強為所朦 因得收外交之全功 而攫不資之利益 用心雖巧 操術雖工 斷不能逃世界之公論 毫無根據之言 列強必不之信 而日人外交上手段之卑劣 則已為文明國所鄙夷矣

陸子興再任外交原因◉新任外交總長陸子興 在外交上久負重望 日前辦理中立一切交涉 陸氏雙方對待 不剛不柔 從容度過難關 大總統甚為器重 屢欲畀以此職 陸氏堅不承認 近日中日交涉 孫總長雙方為難 幾至束手 總統以大局所關 遂以敏捷手腕 更易總長 陸氏雖宦情甚淡 而迫於國事之危急 亦只好暫承其乏 但久於外交 非陸氏本心 聞其心腹人云 陸氏以迫於時勢 不得不勉強就職 將來中日交涉辦理竣事後 尙欲解職 以遂其初志云

聲明收房

今有五道廟日內路東當鋪房一所原租與侯遠卿開設和興當並無押租倒價前經該號無力承做此當取贖一空經侯遠卿呈報歇業下區遂交還房主收管倘該號有官欠私債水印作保等事均向侯遠卿清理與房主無涉如有人憑空指此鋪房私行租倒情事本房主槩不承認幸勿被其朦騙特此聲明

房主人宋厚田啓

聲[illegible]鋪

啓者今瑞成亭憑中介紹價倒布巷子中間路東廣寧玉鋪底一所價銀二千兩又倒成元價倒布巷[illegible]

授技術不納學費

凡男女界欲謀實貨之進步挽回利權者限於二月三號以前來館簽名不納學費逾限仍照定章教授科目如炭相油繪肥皂洋燭香水牙粉香油洋密紙煙顏料罐頭造紙製棉織呢強水洋漆電鍍照相洋酒香料墨水靴油印色膠水類目繁多恕未細載劉小广技術館北京前門外取燈胡同電話南局二千六百十五號外埠設漢口上海成都山西

瑞成亨協成元主人謹啓

財政總長更動之消息

◉周緝之由奉歸來　總統不擬以財政總長委之　而周氏仍堅不承認　只允在京於財政上充一顧問　現在周自齊又堅請辭職　總統將另委他人　至於周自齊將來之位置　聞駐英外國財政委員陳錦濤　以本職兼巴拿馬賽會中國監督　該會開會伊邇　陳氏必須赴巴　而駐外財政委員一席　聞將派周自齊承充云

是耶非耶亂黨之悔禍

◉自第二次革命失敗以來　黨人雖遁居海外　其搗亂之心固未嘗忘　乃據紐約太晤士所載之消息　頗有異乎吾人所聞者　亟爲譯錄　以廣異聞　極東局長紐約大學之約雷米大白利約克博士曰　余近接最重要之報告　可稱爲歐洲大戰所與於中華共和國之感化効果　此事雖未見公報　然實可恃之消息也　其內容如下　前此仇視袁世凱之各反對黨首領　現已決定協力維持中國政府　爲袁總統之後援　其所以使其至此之理由　則全由於世界大亂之故　各首領相謂曰　今世界己起可怖之大亂　中國地位之危　遠非昔比　當此之時　而汲汲於個人之爭鬪　決非忠於謀國之道　故必當中止　互相團結　以保中國之名譽　於是官革兩派之融洽　於中國內地　於美國　於歐洲及日本　著著進行　此實極有興味之問題也　約克博士又曰　余固不敢謂孫黃之徒　能爲國分任政府之事業　然萬一竟有此等消息　吾亦決不否定爲不能或有之事　亦決非不可思議之事也　惟黃興現在美境　而我國固駐有代表袁政府之官吏　兩者之間　或有安協之商議　亦未可知　孫文則現在日本　余近接駐紮晚香坡極東局代表者之報告　其中有該處某報所得電報　有曰　聞現在法國南部之前教育總長蔡元培　及其他二三之士　與孫文結愛國宣誓　此愛國宣誓之中　宣明斷然中止其重起第三次革命之計畫　袁總統之公子袁克定聞之　大爲滿足　聞署名於此宣誓之中者　凡有十人　孫文陳其美何海鳴胡漢民柏文蔚等　皆在其列云

◉本京新聞◉

將軍觀見

◉安武將軍督理安徽軍務倪嗣沖　偕同皖鹽督辦王郅隆　於上月三十一日　由東站抵京　據聞倪將軍　即於一日入觀大總統　面陳皖省現在軍事狀况　及防務情形　大總統頗爲嘉許　此外尙有關於軍事上各要件　未便宣布　倪將軍在京小住一星期　次即行返任云

將軍抵京

◉德武將軍趙周人氏　剿除白狼　厥功甚偉　惟前以特授督理河南軍務職任　未曾來京觀見　茲聞日前下午五鐘十分　乘京漢車來京　抵車站時　己先有袁督辦紹明　何局長芷亭　王參議燦章　一般人衆　預備歡迎　將軍下車後一一與之行握手禮　遂乘馬車進城　聞現寓石駙馬大街袁宅

劉公第二

◉前蒙藏院秘書　現蒙藏院僉事某君　江蘇產　號蜉脫　曾留學日本早稻田　屢考落第　改入他私立大學　畢業後經游學試驗　亦未及第　入民國以來　與某要人同鄉　夤緣得入蒙藏院　向在八大胡同游逛　因與春豔院小班妓女陳桂卿相識　時常來往　陳桂卿聞某君當蒙藏院差　每月薪俸　有數百洋之多　家中亦係豪富　乃於去歲春間　隨某君過度　言妻則未立有婚書　言妾則未立

有契約伊母彭氏住在天津並不知情每月得伊女月錢以濟家用仍以爲係班內所分之帳頭也而陳桂卿自隨某君過度 仍與各小班姊妹常往來 某君爲愛情所繫 不知約束且揮金如土 入不敷出 負債如山 近伊母在籍 聞知此事 星夜奔至京中 勸令其子 將陳桂卿退出 某君不履行 並聽陳桂卿敎唆 不認其母 其母因之大爲懫懣 日前向地方檢察廳告訴 地方檢察廳 當派司法巡警拿辦 不料某君棄官而挾陳桂卿潛逃 現聞陳桂卿之母彭氏 在天津得知 伊女與某君姘度 異常懫惱 欲赴京向檢查廳控某君誘拐 今日蒙藏院僉事某君 與前日財致部僉事劉文嘉 適成一正比例 但不知將來結果若何 容探再誌

陳案尾聲◉陳繩被害一案 自高等廳判決不公後 由董升不服上訴於大理院 迄今兩月餘矣 尚無消息 聞董升之弟薰珍 因乃兄含寃莫白 此次雖上訴於大理院 但曾通司法衙門 上下通氣 此寃仍恐不能伸理 現己托人作稟多張 向海陸軍部 步軍統領 軍政執法處 順天府尹 肅政廳 軍事高等裁判所等處投遞 聞參謀部軍界同人 亦將地方廳與汪有齡串通舞弊 及高等廳衙情違法判決情形 呈請肅政廳查辦 該廳接稟後 業開會議二次 大約俟大理院判決 如再不公 即行提起彈劾

仿辦善舉◉前清宗室每遇婚喪嫁娶 向例領有紅白事銀兩 此事在國體未變更之時 已經取銷 且宗族人家貧苦者甚多 月間所關之餉銀 尚不足一人餬口 一遇死亡 無力抬埋 近有廂紅旗第六族佐領祥麟 擬仿照內火器營辦法 每月由餉銀內扣留銅元五枚 存儲某殷實鋪戶 凡有呈報死亡者 查實即支付大洋二十元 如此辦法 可謂善舉

探員盼賞◉警察廳秘探員前在金台館捕獲亂黨姜靖丞 早經槍斃 應得之獎賞 迄未發下 頃聞該員等甚形盼望 並聞己由警察廳詳請統率辦事處 大約舊歷年底即可發放

失愼續聞◉鍋伙失愼一節 已誌昨報 茲聞內右一區鄭署長 因該處堆積大木 四面圍磚 非人施放 斷難燃燒 火滅後 即將木廠商人郭永安伙計張順 傳區詢問 素日有無仇人 及得罪隣居之事 除於一號將救火出力之巡官張晏藻 巡長高文成 永志 巡警秀山等十二名詳廳 刻正偵查

茶話誌盛◉上月三十一號 北郊交通處進步黨 在安定門外外館馬王廟開茶話會 代表趙綏卿 郝樹人 白輔章 邊祝三 演說進步黨的宗旨 到會約六十餘名 守備王明 游緝隊隊官劉堃 帶領汛兵隊兵 在彼彈壓照料 北郊支分部 推沈仁山 王觀廷爲處長 （王沈二君未到會） 約三四月再開成立大會

騎車毆警◉前日下午四鐘 前門外內門洞前 有一騎車人杜常有 馳越爭先 直走正中 至將西人克某闖倒 內右一區巡警將車攔住 杜某不服 將該警抓傷 並將制服撕扯 經巡長問明 帶區訊辦

再誌捕僧◉日前本報載有僧人被逮一則 昨據王徐氏來函云 陶然亭僧人隆瑞 係氏之外甥 前借張吳氏之錢 因賬目爭吵 被警士帶區 並無王三姑娘之關係 事關名譽 函請更正 特此再誌以昭核實

※十支政府牌香烟到京※ 前門外 煤市街 中間路東 榮豐恒謹啓

四海昇平
茶[illegible]臘二十 ○超英 老媽上京 超白文 老改） 各月巧 各省 張小翠 高玉卿） 小劉翠芬 梆子一簧
特等姑（小化緣） 等雲 明 優良 章 要 新到 小艷雲 王銀翠 艷小翠喜 蓮花落
月廿一 約坤 名 大 大串 花 超等 張翠芬
○坤角 娘 王小旺腳 角鵬 鼓 瓜 鼓 波 譚 坤角 秦翠紅 李順福（芬 杜剛順 時調大鼓

觀音寺文華樓新張預告

便利主顧擴充營業起見在前門外觀音寺中間路南擇地建造新式樓房由上洋特聘著名精巧工師專造中西金銀器皿珠寶鑲嵌響鐲首飾眼鏡徽章等物成色一律十足價亦從實核減一俟工竣即行開張現仍在勸業場中層樓上交易特此預告　電話南局四百七十二號

社會瑣談　（紉）

◎猩紅熱

猩紅熱病　最易傳染　警廳一再注意　可謂能盡其職矣　雖然　猶有未盡焉　衛生之講求　其職務屬諸警廳　道路之清潔　其責權亦未始不屬諸警廳　今起而視北京之道路何如乎　繁盛之市肆　吾姑不論　靜僻之街衢　非汚穢滿目　即濁流遍地　推其遺毒　無一非蘊釀時疫之媒介　吾願警廳於普發文告之外　更有以注意及之

社會小言　（瑛）

◎不得已

司法部通電全國審判機關　謂刑訊須不得已而後用之　奇哉不得已三字　亦可援引諸法令乎　且不得已一語　至無界限者也　有此一電　問官無論何時　皆可藉端以刑訊　苟有詰其不合者　則曰我不得已也　嗚呼　司法部不得已　審判官不得已　而我民於是乎苦矣

文苑

◎三慶園觀劇詠劉喜奎　（文雅亭投稿）

橫波一顧促魂消　愧煞當年大小喬　無怪近來稱國色　只因面比海棠嬌

尋常裝束總鮮明　淡暈芙蓉薄點櫻　自是風流天付與　不施脂粉亦傾城

◎劉喜奎演杜十娘曲　座客噓欷感歎　有泣下者　余亦黯然神傷　歸賦詩一首（散木投稿）

杜蘭仙子謫天涯　歌扇年年怨物華　雖向舞筵迴舞雪　可堪淸淚墮淸笳

錢刀竟奪男兒魄　雲雨空飛天女花　紫玉化煙還入抱　春愁故剪慰咨嗟

此曲至十娘投江止　備極慘劇　喜孃則引而長之　排團圓一闋　殆傷心人別具懷抱歟

命令

大總統策令　唐在馨給予四等嘉禾章此令　周琮給予四等嘉禾章此令　張潤普李光啓均給予四等嘉禾章此令　吹庫爾僧格著晉封郡王此令　任命阿穆爾靈圭爲都翊衛使蘇珠克圖巴圖爾扎噶爾熙凌阿爲翊衛使達賚阿拉坦巴圖爾海永澂鄂多台爲翊衛副使此令　任命鄂伯噶台鄂索爾圖車林端多布爲翊衛官此令　參政院參政劉錦藻著免去本職此令　任命呂逵先爲參政院參政此令　任命楊蔭杭爲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此令　任命莊璟珂署浙江高等審判廳長此令　本月二十五日明保覲見之謝重光李兆蘭趙文光彭穀孫徐撫辰任福黎袁振黃劉鶴年均著交政事堂存記此令　本日交政事堂存記之謝重光著發往安徽趙文光著發往山西任福黎著發往江西劉鶴年著發往湖南由各該巡按使酌量任用此令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一日

評講聊齋

崔猛 （七續）

尹箴明

橫被殘梏 踝骨皆見 牽無詞 積年餘 不能堪誣服論辟 會崔母死 既殯 告妻曰 殺甲者實我也 徒以有老母故 不敢洩 今大事已了 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 我將赴有司死耳 妻驚挽之 絕裾而去 自首於庭 官愕然械送獄 釋申 申不可 堅以自承

卻說縣中捕快 到了李申家中 不容說分 鎖到衙門 縣官立刻陞堂 審訊貧夜殺死某甲夫妻二命一案 這們李申 被某甲的下人實打的遍體是傷 幸爾媳婦沒被某甲搶去 忽然聽說某甲被人殺死 自己心中很是痛快 可是究竟是什麼人殺的 實是一概不知 到了堂上 自然不能招認 無奈這個縣官 不肯容他分辯 一路苦用刑求 什麼樣刑法都有 把李申的腿打的都露出踝骨來啦 到了兒沒有口供 這官可一幌兒 就是一年多的功夫 李申實在受刑不過 只好招認畫供 按刑律是殺人償命 而且是一家非死罪二命 並是謀殺 一定是斬監候秋候處決嘵 李申想着總算大讐已報 自己也沒什麼不甘心的 無非認為寃家對頭而已 李申在縣監 暫且不表 但說崔猛的母親 忽然得了個暴病兒壽終內寢 崔爺是個孝子 又且有錢 一切衣衾棺槨 自然都很講究 又念了許多棚僧道經（老太太活着好這們嗎）咱們也不必替崔宅吹噓 反正闊就是啦 一幌兒出殯 崔爺給親友道完乏 這一天把崔大奶奶叫到跟前 說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前次某甲被人殺死 實是我殺的 只皆因有老母在堂的原故 所以嚴守秘密 不敢宣泄 如今母親的大事 已經辦理完了 如何能把自己殺人的罪辜 折在他人身上 連累李申 話我是告訴明白了你啦 我可就要上衙門 自行出首 與某甲抵償對命去了 家中一切後事 全要賢妻好生照管 說完這話 站起身形 往外就走 崔大奶奶前次那幾夜 見崔爺半夜犯毛畫 雖有點兒疑心 後來一點兒形色沒露 又聽說此案已將李申定罪 以為不是丈夫所為 或着加功帮兇 也許是有的 可也沒敢問過 如今聽他冒然說出這套話來 就是一怔兒 又見他抹頭就走 崔大奶奶如何能放他走 赶上去一把揪住孝衣襟兒 說你先別去 有話慢慢的商量 不想崔爺一甩袍襟兒 崔大奶奶就撤了手 崔爺急忙走出院去 大奶奶追出 已經出離街門 簡斷截說 崔爺直適縣衙進門擊鼓鳴寃 縣官陞堂一問他狀告何人 崔爺敢情不是跟人打官司 是自已送自已忤逆來啦 縣官聽着很是納悶 奈因聽崔爺所供的 如何跳入某甲院中行兇的情形 說的與原檢驗 均皆相符 只好取供收監賊 收了崔猛之後 這才由監中把李申提出來 縣官吩哨當堂撤刑 又用好話安慰了幾句 說殺死某甲夫妻一案 現有崔猛招認 他說與你無干 本縣暫放你回去 候等詳文批回 就沒你的事了 李申一聽 知道崔猛是仗義的英雄 故此一定不肯出去 咬定鋼牙說某甲是自己所殺 （未完）

文明（二十日白天）各角每人
尚和玉 王長林 范寶亭 何佩亭
李吉瑞 李鑫甫 七陣風 小花猴
李連仲 李壽山
京津文武合 雙溪皇莊
時慧寶 高慶奎 馬鞍山
程繼 李玉雅